

过年的味道

□一心

一年忙下来,没时间吃,没时间喝,只有到了春节,才有更多的闲暇,才能一饱口福。杀鸡,宰鹅,煲汤,炖肉;泡豆嘴,长豆芽,煎豆腐,糗豆馅;摊合折,蒸年糕,包饺子,煮汤圆。各色美食,纷至沓来,祭天,祭地,祭灶王,祭祖上先人,阖家享用,款待亲朋,清香缕缕,缭绕不散。来得那样慷慨,来得那样集中,油油腻腻,吃顶了重又怀念平时的小菜,那才是过年的滋味!

“姑娘要花,小子要炮,老头要顶新毡帽,老太太要件新棉袄。”从旧时童谣中,我们可以读出,“穿新衣,戴新帽”也是过年的一种念想。为了买到合身的衣服,人们成群结对,赶年集,逛商厦,熙来攘往,摩肩接踵,从头上到脚下,从内衣到外套,上上下下,里里外外,左顾右盼,精挑细选。选款式,挑颜色,试肥瘦,谈价钱,认认真真地享受新年的甜蜜。

房前屋后,屋里屋外,犄角旮旯,拾掇了再拾掇,打扫了再打扫;窗帘门帘,床单被罩,锅碗瓢盆,洗了

又洗,刷了又刷。真个是,窗明几净,赏心悦目。除旧是为了迎新,那些残的、损的、旧的,该修的修,该换的换,该添的添,新里新面,新碗新筷,新年画,新摆设——新气象,新面貌,清新怡人;迎祥光,接瑞气,满院生辉。

迎春,有锣鼓,有秧歌,有鞭炮,有焰火,有火红的灯笼,有簇新的春联,还有春节晚会、贺岁影片。从腊月二十三,一直到正月十五,红红火火,热热闹闹,既养眼又提神。春节,是一道盛宴,是物质的,也是精神的,还是文化的,那味道,经得起推敲,耐得住咀嚼,有丰厚的文化底蕴,有广博的精神内涵。生活的节奏放缓了,人们从容地享受新年的快乐。

若是天公凑趣,不期然地来一场小雪,银装素裹,恍若仙境,那会更有味道。空气因为雪的纯净会更清新,远村因为雪的映衬会更美丽,孩子因为雪的参与会更兴奋——春节,也因为雪的降临,有了更多的内

容,有了更多的谈资,有了更多的希冀。雪降祥瑞,来年一定会是一个丰收年景。

元宵节后,春节就落幕了。正月十五,又是一个欢乐的高潮,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城里看鼓会,几十上百面大鼓,沿着街道一字排开,每面鼓都代表一个行政村,都有一个强大的演出阵容,五颜六色的服装,各式各样的旗帜,熙来攘往的人群,场面宏大,非常壮观。鼓槌翻飞,鼓声阵阵,疏散处如潮水拍岸,紧密处似惊雷滚滚,鼓动着春天,激荡着春心。

夜幕降临,看灯会,猜灯谜,密集的人群像涌动的潮水,在五光十色的街道里流淌。体育场,公园内,焰火晚会开始了,一声炸响开一朵花,一片炸响绽一片花,花朵绽放在空中,重重叠叠,繁繁复复,朵朵都映亮人们的心头。

万紫千红,那是春天的气息。

穿越而来的礼品

□马海霞

小的时候,我们这里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,都是蒸几个白馍,用包袱包起来,然后挎着包袱步行到亲友家。等要离开时,亲友还会回几个白馍“压”包袱里,这叫回礼。

我们这里管爷爷的姊妹叫老姑,我有个老姑为人和善,特别宠爱子侄后辈,家里的小孩只要听说要去老姑家串门,都会死拽着大人衣角央求着要跟着去。

后来,大家的生活条件慢慢好了,胳膊上挎着的包袱里除了白馍,也会多几个苹果和两瓶罐头。普通的亲朋照旧会往包袱里压几个白馍回礼,但老姑例外,她只留下白馍,苹果和罐头都会压包袱里,再用力系一下。大人们走时提起包袱一掂,感觉重量不对,就会解开包袱想把回礼再放下一些,老姑便双手护着包袱,说,再要打开我可要生气了。临走时,老姑还要偷偷塞给每个孩子两元钱,那时候的两元钱对我们来讲,是个好大的数目。

等我们长大了,还念着老姑的好,固定节日和老姑的生日,家里的大人孩子都要去老姑家里热闹一聚。现在大家带礼品的少,多数会给老姑留下点钱,让老人家自己喜欢什么买什么。我有个堂姐,家里很有钱,每次去看老姑,数她出手阔绰。但去年,堂姐家的公司破产了,听说还负了很多债,堂姐的老公一着急,得了脑中风,卧病在床。老姑知道后,把这些年自己的积蓄都给了堂姐,还号召亲友多接济一下堂姐。

今年,老姑过一百零三岁生日,老姑发话了,每家的大小孩子必须全到,说自己过了今年的生日,明年的生日不敢想了。

老姑生日那天,大家照旧给她留了钱,只有堂姐是挎着两个包袱去的;等包袱打开,老姑脸上乐开了花,里面



是一个个寿桃状的白馍。堂姐说,这些白馍里面有放了枣的,有放了香蕉的,有放了菠萝的,有放了苹果的……整整一百个,希望老姑再活一百岁。

大家都纷纷祝福老姑,老姑也喜极而泣,嘱咐子女,今天在场的人每人回赠两个寿桃白馍,都沾点喜气。然后又拉着堂姐的手说,今天英丫头有心,送白馍的那个年代,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吧,这还是穿越来的礼品呢。

回去的路上,堂姐告诉我们,老姑把大家给她贺寿的钱都要给堂姐,堂姐没要,但怕辜负了老姑的心意,就问她要了两元钱,并对老姑撒娇说,老太太,您给的也是穿越来的礼物。

那天,我又去看老姑,和她说起堂姐的事儿,老姑告诉我,她现在不担心堂姐了,因为一个保有童心,可以用心做一百个多种口味的白馍当礼品的人,内心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,只要信念不倒,日子就不会倒。

穿出来的新年

□桂孝树

“大年三十,吃;正月初一,穿。”看着大街小巷里孩子们的笑脸在崭新的衣裳的衬托下更加动人,不由得想起儿时过年盼穿新衣服和新鞋子的情形。

儿时过年,每家每户的孩子们脚上穿的都是家里母亲或者奶奶纳的棉鞋。我那双厚厚的棉鞋底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纳出来的,整个冬天里母亲纳鞋的手都磨出了老茧,鞋面是做衣服时多出的边角料拼成的,母亲做的棉鞋合脚、厚实。

对于过年穿新衣服来说,作为家中老大的我算是比较幸运的,只因家中孩子多,没有那么多钱买新衣服,一般新衣服都是我穿,等旧了或小了,手巧的母亲就拆开改改,再给弟妹们穿。那些穿得不能再穿的破衣服,母亲也当成宝,拆下来做补丁、打格襟、纳鞋底。

记得那时买布要凭购布证,因是按人头发放,我家人比较多,发的布票也多,但没钱买布,父亲就卖掉一些购布证换钱,给我们几个人准备过年的新衣服,好在我二舅是做裁缝的,只是到年底非常忙,我们家的衣服几乎拖到快过年时才做。

不过巧手的母亲总能给我们变出一些花样,将她和父亲的破旧衣服,进行一番的拆洗缝补,大改小,旧翻新。特别是褪色的衣裤、棉袄里面看起来很新,母亲就翻一个面缝下变成一件新衣服。母亲一针一线,织补衣物,也编织着对未来的向往和子女的幸福。

大年三十的晚上,母亲连夜为我们几个做好的或是翻新的“新”衣裳,就捂在暖暖的被窝里,或是挂在炕头的木架子上。穿衣心切的我们躺在暖暖的被窝里,美滋滋地、眼巴巴地看着它,并急不可耐地爬起来细细地瞧一瞧,摸一摸,完全忘记了外面是冰天雪地的冬天,寒气逼人,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。

第二天早晨,也不再死命地赖床了,只要听见外面一有鞭炮声响,就赶紧一骨碌爬起来,穿上期盼已久的新衣裳,匆忙吃上几口过年的饺子,跑到外面找小朋友玩去。许多招摇心切的小孩子,都在相互攀比谁的新衣裳好看。

如今,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无论大人还是孩子,谁还在乎过年穿什么新衣裳呢!可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,虽然眼老花了,没事时依然喜欢拿着子孙穿旧的衣襟缝缝补补。我知道,母亲织补的是对子孙们割舍不下的牵挂。

敲响希望的钟

□钱续坤

电视上的倒计时正在有节奏地读秒,窗外的鞭炮声开始清脆地炸响,新年的钟声承载着节令的使命,召唤着吉祥的未来,满怀希望且热情洋溢地准时敲响了。已过不惑之年的我,依然像孩子那样欣喜万分地推开窗户,眺望绚丽的焰火,将深邃的夜空装扮得五彩缤纷;聆听洪亮的钟声,将新年的祝福高喊得声振寰宇。

孩提时代,除夕之夜最为温馨的事情就是全家围坐一团,其情融融地交流,其乐陶陶地守岁。等待既是一种煎熬,也是一种幸福:煎熬的是,企盼那神圣而雄壮的钟声赶快响起;幸福的是,马上可以穿到垂涎已久的新衣了,同时还能够吃到可口的零食。这时的钟声似乎是最现实也是最物质的,吃饱穿暖与快乐无忧,就是最大的希望。

岁月悠悠,钟声袅袅。不知不觉地,我们走出了无忧无虑的懵懂童年,踏入了激情四射的青春岁月。这是充满幻想与憧憬的年龄,也是敢于挑战与实践的时光,每当新年的钟声响起,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,或者虔诚地进行祈祷。因为我知道,此时的钟声对于成功者来说,是深思熟虑的筹谋,是更上高楼的号

角;对于失败者而言,是催人奋起的鞭策,是觅错改过的警铃;对于勤奋者来说,是丰收喜悦的赐予,是令人炫目的硕果;对于懒惰者而言,是覆水难收的震撼,是时光站台的昭示。

其实对新年最急切最盼望的,还是那些儿女不在身边的父母。家中的日历翻了又翻,墙上的时钟数了又数,粗糙的手指掐了又掐,焦渴的两眼望了又望,但是他们坚信千里之外的儿女们都会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,像候鸟那样往家的方向飞,飞回他们的身边,送上幸福的笑脸。衣锦还乡的也好,囊中羞涩的也罢,父母根本不计较这些,在他们的心中,正如歌曲《常回家看看》中所唱的那样:“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,一辈子总操心,只奔个平平安安……”

不是一个小站,不是一年,而极有可能就是一生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天之计在于晨。当新年的钟声遁去的刹那,给人以启迪一生的在于今。的确,我们不经常拥有新年,却时时拥有今天——在今天,我们要时刻敲响那希望的钟,向着更加令人向往更加绚丽多彩的美好未来,进发!